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里革諫夏濫淵國語下同

宣公夏濫於泗淵韋氏曰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

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建寅之月蟄於震也水虞於是乎講農畝取名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罟魚網畝筍也名

魚大魚川禽鱉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鳥獸孕水

蟲成乃子懷子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藉魚鼈以為夏禡

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置兔罟羅鳥罟禁不得施也藉揆也禡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揆刺魚鼈以為夏儲

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也

是乎林雷置麗設罟罟當為罟罟罟小網也罟罟也罟罟

成水中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厨也

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蘗槎斫也澤不伐天

成曰夭魚禁鯢鮪鯢魚子也鮪魚子也獸長麇麋麇子曰麇麋子曰麋鳥

翼穀卵翼成也生哺曰穀舍蚘蠃蚘蠃子也可以為醢

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

行網罟貪蠹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執極也按里

育物之意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

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師樂師曰藏

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實置也按漢成帝不

然忠言非用此後奚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章氏曰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能度也與伍舉升焉曰

臺美夫伍舉椒舉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

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

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鼙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

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

氛大不過容宴且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

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
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
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
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
都那豎鬻焉言富於容兒都閑也那美也豎而使長鬻
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
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厚
也胡何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天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
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
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高
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高非也遠其為惡也甚矣安用
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榭不過講軍實講
也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
戎事也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其所不
足以臨臺度於臨觀之高榭不蔽日明而已其所不
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

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
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韋氏曰子張楚大夫白公也

王患之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惠已止也

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中身也禮曰其中退

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負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

凡百箴諫

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

不欲聞也

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

言對曰昔殷武丁能登其德至于神明

聳敬也至通也

以入于

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二年默以思道鄉士惠之曰王言

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

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

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

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

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不

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

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

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
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
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
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
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
為令君相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
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
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
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實之於耳怒猶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也賴持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

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
以規諫為之乎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
王死之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三十二事告君

議論三

卻缺請歸衛地左傳下同文七年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氏曰日地在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之也以威刑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無禮不

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也盍

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強軋之未必從而順導之常見聽此趙宣子之所以說也

臧孫論詰盜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杜氏曰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

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

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

子為止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

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間丘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

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

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

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按季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臧武仲乃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蓋季氏是時顯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季氏皆竊以為己物非盜而何故臧武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祁奚請免叔向襄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云云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

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罷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

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

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二若何言雖囚何言雖死二若於死二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

吾子不許謂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

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

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聶子請復叔舉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聶子相善也

杜氏曰聶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叔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聶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

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出親聶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

平晉楚聶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

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聶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也

濟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飶賜飶饗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饗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

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毀以為謀

主戰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湯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隱獲

申麗而還成六年晉襲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

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鄙鄙音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其鬼乘簡擇鬼閱秣馬厚食師陳焚次舍

舍

也楚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

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比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

北有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賁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厭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繅范易行以誘之繅書時將中軍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吾乃四萃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

夷師燔夷傷也其楚之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聾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極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極

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

也言楚亦不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三十一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氏曰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

少年子皮曰原吾愛之不吾叛也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

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貫君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

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昭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杜氏曰后帝
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
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
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

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

障大澤障名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帝顓頊沈姒蓀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國滅四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

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有水旱之災則禁祭

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夕以脩令念所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則血氣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其生不殖殖長美先盡矣則相生

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

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一者弗可為也為治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

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

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按子產能知實沈臺駘

駘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神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

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邪是時晉侯求鑿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至

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濟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

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疇，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蟲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苗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盥和之言與子產略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

昭元年

會于甄

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曹人于甄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明楚

人得志於晉

杜氏曰：得志謂先歆午祁奚子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詐晉而駕焉

駕猶陵也許謂夷甲

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

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王於今七年矣

襄二十五年始

為政以春言

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故云七年

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一年會澶淵及今會甄也

服齊狄寧東夏

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

晉平秦亂

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杞遷杞都

師徒

不頓國家不能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受午言

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信不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穰是裘穰云也。壅苗為裘。穰。彼驕反。裘音古。本反。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言耕耨不以水旱。息及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

也自思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曰楚。恐晉先軟故欲從。

舊書加于牲。上不軟血。晉人許之

沈尹戌論費無極七年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之杜氏曰進。非國中祭。

祀也。謗。詛也。沈尹戌三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君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卻宛也。中廐。尹陽令終。戌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

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天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

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

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

辜。卻氏。陽氏。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

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其新有君疆場

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謗以自安也今

子愛謗以自危也其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

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請卻死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將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子惡卻死字令終陽句子晉陳楚大夫皆卻氏黨

史墨論季氏出君昭二十一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二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杜氏曰奉之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

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一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

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

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

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

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
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
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各爵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下同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韋氏曰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

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

之所成也言節所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

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為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

是以勞定國則祀之虞慕夏禘禘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

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為厲山

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夏之興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杜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

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故曰后土故祀以為

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

也命顓頊能脩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帝嚳能

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能

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

時教民稼穡以安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庶子陶唐

氏放勳也單盡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

均平也儀善也死謂征有苗死鯀鄩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

於蒼梧之野章防百川績用不成其用殛之于羽禹能以德脩鯀之

功所因故曰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殺之祖為

輯和也數五教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

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其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

桀打大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文王

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故有

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

王後故有禘郊宗廟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

配食也祭昊天於圜立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

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

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

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

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禮祭法曰商人禘嚳

也魯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後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

也鄭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幕能

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報報德行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行禹後七世少康

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

圍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圍后稷後十世公非孫古公曾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加之

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

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土水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非非

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

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

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

也海多大風爰煥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

也季字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

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卻叔虎論伐翟相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韋氏曰翟相國名氛謂侵氣也凶曰氣吉日祥歸侵不寐

欲伐翟相也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策之不安邪抑驪姬

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焉曰公及君不寐必為翟

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

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違其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
君也其上也言貪也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
上而無忠下言貪也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莩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相

范文子論戰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
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
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韋氏曰不義而稱晉之
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
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

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
內相與必將輯睦之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
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
其祿也婦人受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
而徒還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戰若不勝則晉國
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
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
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
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卻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紮也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武子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器宗官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相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執極也相子欒略則行志略犯也假貨居賄居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僕子改相之行而脩武之德僕子相子可以免於難而離相之罪以三子楚也三子楚也夫卻昭子昭子卻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二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

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錡

又有五人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

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

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

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

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相叔韓氏之祖曲沃相叔也相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萬

萬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隨其壘培韋氏曰壘壘也中行寅士吉射

園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壘也

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

增之故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可曰是

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昔先主文子少費

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離從姬氏於公宮有

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并在位在卿位也有武

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矣趙氏

之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

簡子之父趙成也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

以愛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教子擇

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量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有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主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重賞也。言見戒而初伯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自若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壯馳茲賀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韋氏曰：壯馳茲，晉大夫，蓋只人也。曰：東方之士孰

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

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

賀。按：壯馳茲之言，各言也。故雖簡亦錄後章，放此。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韋氏曰：知伯瑤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知伯曰：室

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未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云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韋氏曰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子亶

不出左史諉之舉伯以告率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曰女無

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諉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

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

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

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傲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或楯夾事而趨

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倚之間謂宁師長也典常也

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近

也臨事有警史之道事戎祀也警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

師工之誦師樂師工鼓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

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懿讀曰抑及其沒也謂之

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

日中具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

箴戒誅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治子臯懼曰老之過也老子臯名也乃驟見左史

藍尹臯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臯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韋氏曰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兵矣夫闔廬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

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峻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寵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兵兵將斃矣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皆告執政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沒年文五

晉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嬴嬴從之杜氏曰甯晉邑嬴逆旅大夫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沈漸謂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

壹之其不沒乎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况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犯而聚怨不可以

定身剛則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虜

傳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文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

朝也杜氏曰此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

使而伐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不畏于天將何能

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為十八年齊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左氏傳下同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杜氏

康公王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桓且社之肉也盛以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禮正公曰民受天地之

朱文公曰中是恰好底道理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

不可易離欲適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

以者言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以取禍只成
福本自有故曰養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吳如
 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因之大事在
 祀與我祀有執膳膳祭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交神之
 令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
又僖十一年大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
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宣十五年晉侯
使趙同趙衰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
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原叔趙同也成四年公如晉晉侯
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
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十三
年晉侯使卻縠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也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衰十年齊高厚相太子光會諸侯于鐘離不敬士莊子
 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
 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
 反向日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
 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八年蔡
 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
 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日
 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
 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
 伯有過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矣於鄭鄭必有
 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苛必受其
 辜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康尸之敬也敬
 可棄乎○愚按敬之一言乃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
 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故凡言不敬者皆附此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
 師宿儒傳道
 之淵信矣夫

子產論伯有為厲

昭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氏

三十年定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曰王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哲殺伯有明年

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及壬子駟帶

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

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子大叔問其故子產

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

為子孔不為厲問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訟無義

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從政有所反之

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說而後不信之

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曰作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既生魄

陽曰魂陽神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是以有精爽至

於神明爽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

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厚

也抑諺曰最爾國最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而

疆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傳敏朱文公曰劉

伯有為厲事
其義理甚精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昭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將

云杜氏曰蒯南蒯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枚筮之

杜氏曰不指其事況卜吉凶

遇坤三三坤上之比三三

坤上下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

也坎險故疆坤順故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

不得其極德失中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

行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當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夫易猶此易謂黃裳

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不參成○

豐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

咎元貞之長也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於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

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

事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死於此弗得出矣按子服景伯論黃裳之義後之儒者

未有及之者故朱文公取之穆姜雖非賢婦然亦能知

元亨利貞之指故附焉

閔子馬論學昭十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氏曰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

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及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孝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

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孝則皆廢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孝之進德如農之

殖苗日新日益○又襄二十二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弥長而愛悼子立之以公鉏為馬正温而不出閔子馬見

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

回不執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凡此皆名論也故附此韋氏曰馬父魯大夫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昭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

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

子產曰夫禮夫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

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也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

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

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民亂民失其性滋味声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

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豕五牲麋鹿麇兔三犧祭天地宗廟

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若白米黼黻若斧黻若兩已相矣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米畫續之事雜用天地

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

以奉五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

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為政

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

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

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

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聞喜生于好

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

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太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能

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羊舌職論用士會

宣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鐘辰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鐘辰

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散晁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散晁命卿之服大傅孤卿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成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氏曰齊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若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

不少須眾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奪矣子以眾

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其眾新築人救孫相

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

子相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繫纓以朝許之繫纓馬飾皆諸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繫纓以朝許之繫纓馬飾皆諸

服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器車服各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
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
已

叔孫豹論不朽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杜氏曰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曰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在商為豷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唐村一晉王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侯盟主范氏復穆叔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曾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堯
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苦穆叔之知言

大叔論審喜置君襄二十四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審喜言求復國也審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杜氏曰犬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審喜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服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

謂審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始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

不得恤其後也思使然終也思其可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審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圍其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審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餘見後合晉楚之成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杜氏曰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

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

武亂人以廢謂樂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

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樂喜

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知其過

申無字論公子圍襄三十二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杜氏曰遠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

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

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文王之體以禍

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二年楚殺靈王傳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昭元年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成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魏傳三月甲辰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氏曰設君服二人執戈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列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

緇浦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君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

也辭而假之實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皆誕也襄三十二年

鄭子哲殺伯有皆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

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

圍及伯周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

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

共吾知共而已能知其禍福晉欒王駙曰小曼之卒

章善矣吾從之小曼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幾其似

而敬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

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同上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杜氏曰問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不義而彊其

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

晉少孺矣孺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甚也益民

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

以不義為道

晏嬰叔向論齊晉

昭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杜氏曰許昏成晏子受禮受

禮享之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何唯知齊將為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不棄民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金金六斗四升登成也金十

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金則區二斗金八斗鐘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公賦斂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

獲賤踊貴踊則足者獲言刑多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煨休痛念之聲謂陳

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箕伯直柄虜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

齊矣胡公四人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姓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

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鄉無軍

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棄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道殣相望餓死而女富

溢尤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讎卻食原狐續慶伯

降在阜隸入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

日不悛以樂愾憂愾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公室之

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且早顯後世猶息昧且早起也不

難世猶解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以問何

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同祖唯羊舌氏在而

已盼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

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孟僖子語大夫昭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杜氏曰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子孟僖乃其大夫僖子屬曰禮人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

十聖人之後也聖人殺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

何適嗣當立及正考父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

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

命而僂三命而俯僂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余

敢侮其共如是人亦饋於是鬻鬻於是以餽余口於是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

屬言至儉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

屬言至儉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

屬言至儉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必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

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昭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

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冶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鬼東夷叛

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祿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

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散之是以無拯

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父則必有散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

沒不可復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公子干。公子黑肱。公子皙。公子弃疾。皆非王子。靈王弟也。靈王殺立子干。奔晉。子皆奔鄭。至是國人叛。靈王觀起。召三子歸。子干為王子。皆為令尹。弃疾為司馬。弃疾使人恐二子曰。王至矣。二子皆自殺。弃疾即位。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各使主社稷。乃編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里。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平王即也。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曰。謂弃疾親持子干。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

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也。謀策。有謀而無民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費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無愛念。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成。苛隱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神。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曰。謂弃疾親持子干。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也。謀策。有謀而無民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費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無愛念。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成。苛隱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神。

謂羣望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

也當璧有民一也民信令德三也無奇寵貴四也貴妃

居常五也弃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

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

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曼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

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

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

敬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襄子司空季子

有魏讎賈佗以為股肱魏讎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

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藥卻

狐先以為內主謂藥枝卻穀孤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

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

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弃疾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

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傳言子干所以蒙戮君之名弃疾所以得

國

仲尼論政寬猛

昭二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

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

之澤杜氏曰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汙其也周

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毋從詭隨詭隨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

無良謹勅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過

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

柔詩教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愚按聖經無猛字此說未必實姑存之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昭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杜氏曰囊瓦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

復增脩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

在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四竟我自完慎其四竟結其

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務民

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

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二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在僖十年民棄其上不二何待天正其疆場脩其

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

為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

懦不耆儒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爾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

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

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

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氏曰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

陸渾也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

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

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

之法信二十七年文公蒐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貴何業之守民不

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

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

遂作亂故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

乎蔡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

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

成其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

非趙執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舟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有菑厲獨疾親

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

熟食不敢先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非常食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

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

仲尼論用田賦哀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卒曰

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正宗卷第五

